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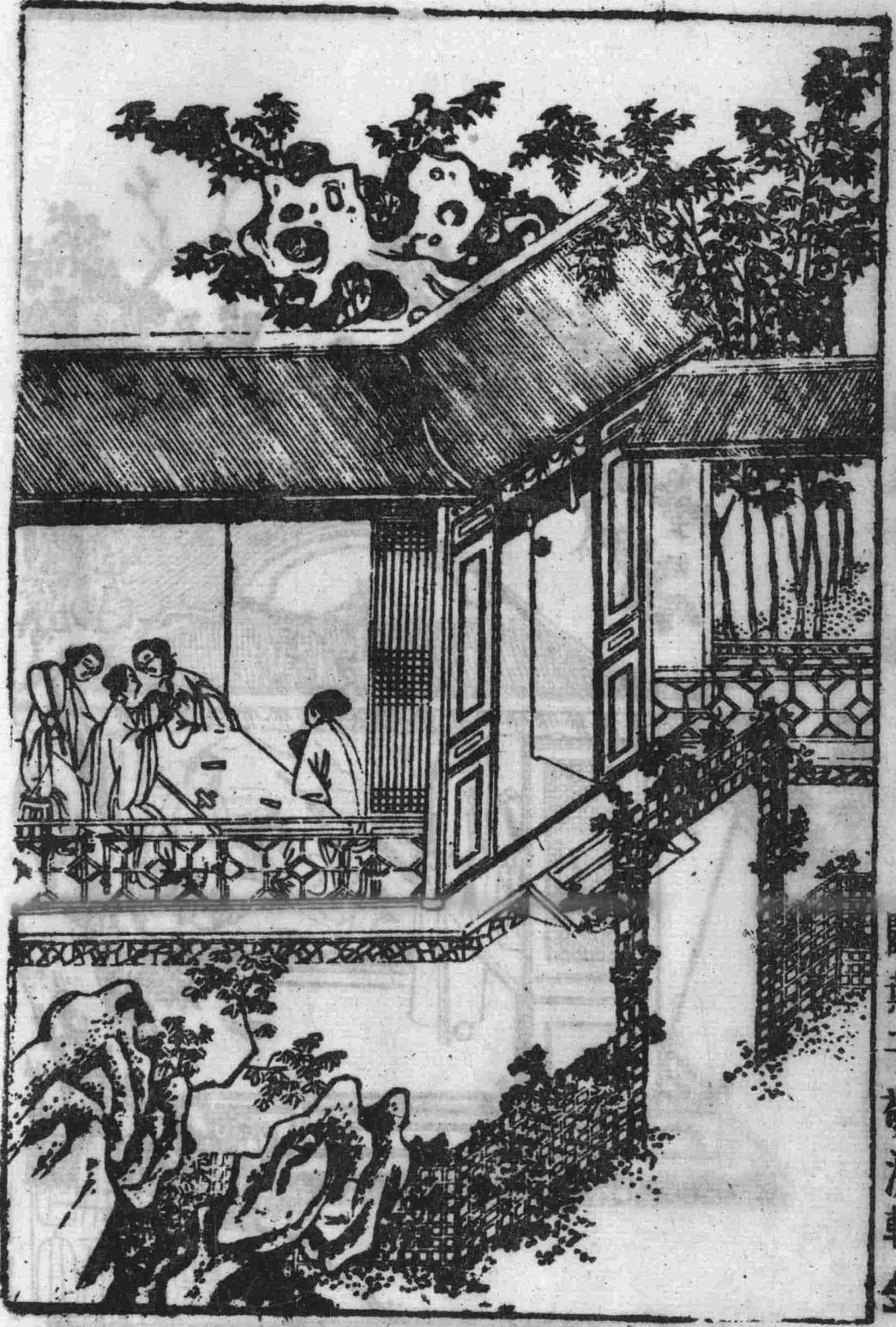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十八册

卷之五 雜著

七





關葉子敬濟輸金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

第五十一回

打猫兒金蓮品玉

開葉子敬濟輸金

詩曰

羞看鸞鏡惜朱顏

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

芳心撩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拏了淫器包兒與李瓶兒歇了足。

此○如○婦○之○苦○

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



金蓮學瓶  
見之言妙  
在心思口  
角仍是金  
蓮之言若  
平心聽之  
原不難辨  
但恨聽言  
者觸於怒  
而不暇矣

裏去了。老蚤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  
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作衙別人生日又要來管  
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  
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  
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在後邊。還到我房裏來了。我兩  
箇黑夜說了一夜梯已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  
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你們  
昨日都在根前看着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厮交燈籠進  
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厮倒說往六娘屋  
裏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里等着。恁沒槽道。卻不進來。論

從認瓶兒  
為好人中  
推勸其不  
好處直寫  
出月娘信  
諱一時之  
轉念妙不  
察言

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作衙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看人去乾淨是個綿裏針肉裏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甚麼舌兒哩。惟道他昨日決烈的就往前走了。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里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強人○志○如此和我門裏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大妗子在傍勸道○觸○便○想○到○怨○之○難○姑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裏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裏反的也放在心裏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他我怎麼虔

雖未

免太甚轉  
生人之疑

大妗子旁  
觀其清

婆勢喬作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言  
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  
俺們這幾箇誰沒吃他排說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  
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惑行動只倚着孩兒降人他還  
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  
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  
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言  
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  
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段帛就與他好  
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不消說當日聽了此

人情皆情  
瓶兒不能  
辨不知瓶  
兒正妙在

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裏與孩子做端午戴的  
絨線符牌及各色好點紗小粽子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  
來李瓶兒讓他坐又交迎春拏茶與你大姑娘吃大姐道  
頭里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  
赶蚤涼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樁事兒  
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對着俺  
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你說俺娘虔婆勢喬作  
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交他性  
我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  
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拿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

不能辨而  
西門慶始  
憐之也若  
然則瓶兒  
智出金蓮  
上矣非也  
瓶兒性實  
愚不能辨  
非能辨而  
有不辨之  
妙所以往  
往受金蓮  
之累也

金瓶梅

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大姑娘，我那里有一字兒。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廝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再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恁覷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也就慌了。要是我你兩個當面，對面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只憑天罷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終久吃他算計了一個去，纔是了當。」說畢，哭了。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李瓶兒丟下針指，同

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里怎麼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里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爲証：

莫道佳人總是痴

惺惺伶俐沒便空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閒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纔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

金蓮之誑  
月娘此時  
已識破矣  
猶曰兩個  
可見誑人  
者雖輸亦  
只平交亦  
何憚而不  
誑人哉

不睹身哥。呢望着我哭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  
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怎肯說這等話。  
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  
沒的拿我墊舌根。我這里還多着個影兒哩。大妗子道。大  
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說。潘五姐一百  
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  
歪樣兒。也沒有。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背進個藍布大包。祇  
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纔  
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  
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

薛姑之醜  
已和盤托  
出月娘猶  
委曲回護

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  
里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姑  
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房里走不迭。早被西門慶  
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來我這裏做甚  
麼？月娘道：「你好恁在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  
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  
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姐吊在地藏菴兒里，和一  
個小夥偷奸，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  
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  
好不好拏來衙門裡，再與他幾撥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

婦人一種  
偏執之性  
覺溺愛佞  
佛俱說不  
着

恁毀僧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  
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門慶道你問他有  
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討我那沒  
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  
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里出五百兩、我這里出五  
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線  
鋪子卻交誰開、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異月  
娘開箱子拿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在捲棚內  
看着打包、每人又兌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裳行李  
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看見、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

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  
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  
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開。應伯爵道：也  
只在這個月裡就開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  
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  
一時之急。如今闖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擡過這邊  
來。西門慶道：到是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  
親家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  
及我對你說：一客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  
又問那里借去。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舖。少我銀子。我

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拏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說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看了柬帖道：「曉得了。」伯爵道：「我有椿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李桂兒的勾當麼？」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王招宣府里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逢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十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致。上畫兒，只畫半邊兒也沒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裡前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闌三四個標着在院裡。」

撞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拿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裡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大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裏都標着他走，這里誰人家銀子，那里誰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